

[英] 安迪·梅里菲尔德 著 赵柔柔 崔晓红 译

居伊·德波



G
U
A
D
E
B
O
P
D

[英] 安迪·梅里菲尔德 著 赵柔柔 崔晓红 译

居伊·德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48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伊·德波 / (英) 梅里菲尔德 (Merrifield, A.) 著; 赵柔柔, 崔晓红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301-18219-2

I. ①居… II. ①梅… ②赵… ③崔… III. ①德波, G. (1931 ~ 1994) —传记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118 号

Guy Debord by Andy Merrifield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Books,
London, 2005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Andy Merrifield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REAKTIO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居伊·德波

著作责任者: [英] 安迪·梅里菲尔德著 赵柔柔, 崔晓红译

责任编辑: 周彬

装帧设计: 纸皮儿工作室·郭瑞 & 杜庆春

内文制作: 赵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219-2/G·301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6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德波是谁？

历史上总有一些人和同时代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思想过于猛烈地动摇了已知的一切，以致要过很长时间才会逐渐被理解，被接受，同时也就开始了被回收、被招安、被规训的过程。比如德波常提到的维庸、萨德、洛特雷阿蒙即如此，德波自己亦如此。

德波是谁？他自己根据媒体的命名，整理了一份蔚为壮观的清单：“策划者、虚无主义者、伪哲学家、教皇般一贯正确的人、孤僻之人、导师、催眠师、信奉自我的宗教狂、恶魔、幕后黑手、被诅咒的灵魂、激进主义的公开信徒、精神领袖、疯狂的施虐者、愤世嫉俗者、卑鄙的梅菲斯特、蛊惑者、可怕的扰乱者”。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尤其是他没能看到他死后媒体给他贴上的更多自相矛盾、混乱不堪的标签。

去年，当一些美国大学试图收购德波的手稿时，法国文化部宣称，这是“国家宝藏”，因此要竭力阻止出境。为了筹到抢购这批手稿所需的资金，法国国家图书馆随即组织了一场募捐晚宴，邀请了两百多个大资本家之类的社会名流出席，现场还展出了德波《景观社会》的部分手稿。不过，这个事件虽然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这场晚宴最终只收到十八万欧元的捐助，大约仅占所需款项的十分之一。看来，德波的手稿不仅成为他毕生揭露、批判的商品，而且是商

品中的奢侈品，德波自然也就成为官方承认的伟人，不再是他自己宣称的“一个土匪”，哪天像伏尔泰、雨果、马尔罗、大仲马等这些他绝不会喜欢的人一样搬入先贤祠，也并非不可能。“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我们怎么也难以排遣一种时空乱码的荒诞感。

德波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建者，对现代社会做出过深刻的分析和彻底的批判，其思想震撼性地冲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过，他的著述其实并不多，几本薄薄的书，还有几部画面支离破碎的电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比大多数写作的人写得少，但是我比大多数喝酒的人喝得多。”他的全部作品中最著名、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景观社会》，这也确实是他的代表作。这本1967年出版的论著直接影响了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当时不仅巴黎的校园，就连许多边远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涂满了从此书中摘抄的语录，与格瓦拉语录、毛泽东语录混杂在一起。德波自己也曾以挑衅的姿态说，《景观社会》是一本没有缺点的书，所以在以后的多次再版中，他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修改。

《景观社会》由221篇“短小、奇异、优美的短论”构成，像尼采的警句，像洛特雷阿蒙的《诗》，尤其是其中大量参照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例如有关意识形态、异化、物化、商品拜物教的思想。全书开篇第一句“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全部生活，表现为庞大的景观堆积”，就是改写自《资本论》首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种性质的改写，也是德波和情境主义者从洛特雷阿蒙那里学来的，他们称之为“易轨”，是他们最常用的写作方式之一。此处的“易轨”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景观”一词替换了“商品”。显然，就像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而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一样，德波要通过分析景观来揭露现代社会的本质。

法语、英语等语言中的“spectacle”一词，在中国的翻译有“景

观”、“景象”、“奇观”等。虽然这几种大同小异的译法基本上能让我们理解德波的概念，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一来源于拉丁语“spectaculum”的单词，在西方各主要语言中都有第二类含义，即“表演”、“演出”、“戏剧”等，而且德波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强调了这种跟演戏相关的意义。

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德波使用“景观”这一概念，试图“统一并解释一种呈现巨大多样性的表面现象”，画出“现实生活的地形图”，展示现代世界的图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随着飞速发展，越来越绝对地控制了现代社会，侵占了全部的社会空间，甚至连个体的休闲与消费都受其奴役。“私人生活成为这样一些需要付费的东西的领地：广告、时尚、快餐、电影、流行音乐明星和迷人的肥皂剧”，“原本活生生的一切都转变为一种再现”，“一个分离出来的虚假世界”，“一个所有人与事都以某种荒谬的悖论形式参与其中的颠倒世界”，因此，“总体而言，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是非活人的自主运动”。另外，景观为了强化自己的暴政，不断地把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善，装扮成唯一的可能性，用自我表扬的独白替代个体间真正的交流，这显然就是宗教独裁的现代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不仅是图像和表演，更是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德波正是要通过辩证的反转与否定，从理论上破除这种商品拜物教普遍化编织的谎言，让景观社会的潜意识变得可见，可理解，以此唤醒处在异化状态、麻木状态中的人们，从“整体批判”走向“全面实践”，走向战斗。

1988年，也就是在二十一年之后，德波又出版了《景观社会评论》。在此书中，德波以前的乐观主义语气似乎消失了，他只满足于为社会诊断，不再开方。他宣称：“眼前的这些评论与说教无关。它们不打算推荐什么是可取的或仅仅是更可取的。它们只记录‘什么是’。”他现在认为，以前的集中景观和弥散景观已经合并成一种综

合景观。这种新的景观不再让真实社会的任何部分逃离，它融入现实本身，可以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现实。景观的延续培养了一代屈服于它的法则的人，这代人成长在这种条件中，讲的正是景观的语言。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没达到过如此完美的地步，这是历史上所有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统治方式和统治阶段。

那么，今天，社会的出路在哪里呢？德波没有给出答案。德波之后又一个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波德里亚，尽管在德波思考的基础上，用“仿真原则”深刻地定义了这个他称之为“超级现实”的社会，但似乎也没有给出有效答案，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的一切革命都已经成为“守法的革命”。波德里亚提倡，用等值于代码结构暴力的象征暴力，以毁灭与死亡的形式，在仿真的极限打击今天的超级现实，但他的这一方案很难说有什么可行性和操作性。看来，未来永远是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崔晓红和赵柔柔两位博士生翻译了《居伊·德波》一书，嘱我作序。我大致读了一下，感觉不论是此书本身，还是她们的译文都相当好，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车槿山

2010年12月19日

目 录

001	德波是谁?
001	第一章 摧毁桥梁的眼睛
035	第二章 青春逝去的咖啡馆
061	第三章 它从未言过其实
091	第四章 颠覆的美学家
119	第五章 我不是自我修正的人
153	第六章 风暴集结之地
177	原注
189	致谢
191	译后记

第一章

摧毁桥梁的眼睛

我们若是不坠入其中，埃尔韦，能从
废墟里发掘出什么称心如意的天堂呢？

居伊·德波 | 《萨德侯爵长着少女的眼睛》



指向尚博的路牌

贝勒维拉蒙塔涅（Bellevue-la-Montagne）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睡意沉沉的乡村，地处法国上卢瓦尔省（Haute-Loire）北部一座一千米高的小山丘上。从东南处下望可以观赏到很好的山峦景观，那是中央高原上的平顶火山，它们所占据的地方正是崎岖不平的奥弗涅大区（Auvergne）的一部分。四处都是火山，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它们把贝勒维四周地区分割成了无数的小村庄。这些村庄极小，通常只有两三所房子，随处可闻鸡犬之声。驾车沿着D906号公路再往北走大约一千米就会到达一个路标，它指示着其中一个村庄：尚博（Champot）。

向右急转弯后，一条狭窄的小路把你引向另一个路标，此处再次向右急转，便驶上一条更狭窄的小路。几分钟后，小路突然变成下坡，向远处眺望，你会瞥见一个更早的年代，一个平庸式而非福楼拜式的前现代法国。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树丛和无边无际的草地，阳光下的绿茵就像是一条花布拼成的被子。画面近处有五间不大不小的村舍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上尚博（Champot Haut）；左边远些的地方有一座房子，因被淡褐色鹅卵石高墙围着而无法窥得全貌，显得颇为神秘。只有外边信箱上还写着它上一位居住者及其遗孀的名字，为解谜提供了线索：“德波/贝克-胡”（DEBORD · BECKER-HO）。

这所房子的前居住者本身就有几分神秘。德波和妻子爱丽丝·贝克-胡（Alice Becker-Ho）在这围墙里前后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的大多数夏天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偶尔冬天也在。但是1994年11月30日，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他结束了一切。传闻

后来得到证实：他用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穿了自己的心脏。不管怎么样，德波的死都得怪一种酒精引起的疾病，即周围神经炎——它逐渐毁掉全身的神经末梢，给德波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似乎已经无法忍受了。

12月2日的地方报纸《论坛-进步报》(*La Tribune-Le Progrès*)为这一意外设了简短的专栏：“作家和电影导演、情境主义之父及颠覆大师居伊·德波，在周三晚上自杀于位于贝勒维拉蒙塔涅镇的尚博家中，时年62岁。”在巴黎知识界这却成了头条新闻。《世界报》(*Le Monde*)在第二天登出大标题：居伊·德波，“颠覆美学家”和“‘景观社会’理论家”逝世，之下用整版的溢美之词谈论着这个在1970年逃出巴黎后变得越来越离群索居、难以捉摸的人。

我逆时间之流而上徘徊寻觅的这个人是谁？被记者和批评家分别冠以“策划者、虚无主义者、伪哲学家、教皇般一贯正确的人、孤僻之人、导师、催眠师、信奉自我的宗教狂、恶魔、幕后黑手、被诅咒的灵魂、激进主义的公开信徒、精神领袖、疯狂的施虐者、愤世嫉俗者、卑鄙的梅菲斯特、蛊惑者、可怕的扰乱者”^[1]的这个人是谁？此外，这个因1967年出版的邪典书¹《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8年五月风暴中所扮演的角色、五六十年代在巴黎的痛饮狂欢和深夜游荡，并因其富于城市生活经验且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标榜而恶名远扬的人，怎么竟会逃离城市 and 现代生活本身，在这个乡下堡垒中与世隔绝地生活？对于德波来说，这是一次奇异的兰波式旅行——只是兰波

1 原文是“cult book”，此处借鉴了“cult movie”（邪典电影）的翻译，“邪典”一词既指它的形式和内容离经叛道、不同寻常，也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它的热烈拥戴。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



德波/贝克-胡的邮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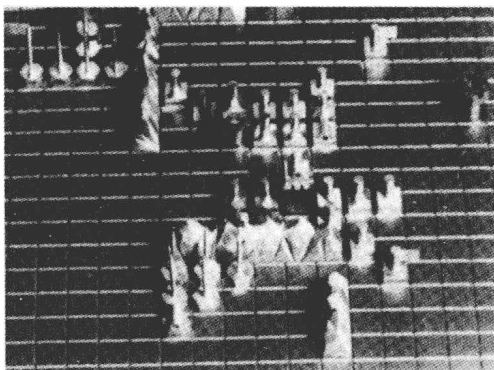
德波位于尚博的房子

远逃至非洲，不再写作，德波却令人费解地逃到上卢瓦尔省，并很少写作。在那里，他说，“当别人忍受着归顺之苦的时候”，他却体味到了“放逐之乐”。^[2]理解居伊·德波的关键不在于巴黎肮脏偏僻的小巷，也不在于情境主义者原始而无拘无束的激进主义得以孵化的烟雾缭绕的酒吧。真正的德波居住在尚博的围墙之内：一个离群索居、逐渐老去的隐士在脑中密谋着颠覆这个世界。

德波有意用高墙把他在尚博的居所围起来，以此强调它是一个堡垒、一个城墙内的避难所，具有军事理论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准确地描述过的那种功用。德波这个日益苍老的革命者仔细研读过他的《战争论》（*On War*），这部著作也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克劳塞维茨写道：“贵族在受到各种威胁时，就利用自己的城堡避难，以便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他们）力图凭借其坚固的城垣使自己不致遭到……战争风暴的袭击。”^[3]德波把自己视作这样的贵族，并将尚博当成抵御攻击的屏障。

终其一生，德波都在观察着他的敌人；终其一生，革命实践始终近似于军事战略的制定——它们都蕴含着危险和失望。在尚博，德波思考战争，思考其理论和现实的历史，他利用孤寂的夏日研究真实的战役、攻读战争逻辑学——不仅仅是克劳塞维茨的，还包括马基雅维利、孙子和修昔底德的著作。的确有一些著作，每当人们身处自我流放之中，每当他们晦暗不明的人生旅程被阴谋诡计所纠缠时，便会愿意沉湎其中。在自我流放之中，德波还发明了他自己的战争桌面游戏“军旗”（*Kriegspiel*）。他说：

德波的桌面游戏“军旗”
（出自德波的电影《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
然后被烈火吞噬》）



很久以前，我在一款相当简单的桌面游戏中成功地展示了（战争）活动的基本要素：可投入战斗的兵力和制约着战争规模的必需品，参战双方的行动都受到这二者的影响。我玩这个游戏，并在掌控自己一生时（这往往很困难）应用了从中获取的知识——使自己终身置于这些游戏规则中，并遵守它们。……至于所学内容运用得好坏与否，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人评断。”^[4]

此书试图带领读者翻越尚博的高墙，注视德波的内宅，推开百叶窗，与他把酒言欢。下面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他与生活格格不入，却热爱着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并相信它们值得为之抗争。用荷马的话来说，这个故事“歌颂了一个人，缪斯女神啊，这个命运曲折的人既推动了时代，又从中脱离开去”。他是一个充分享受人生的人，喜欢醇美的红酒、机智的谈话、迷人的伙伴和若干激动人心的书。这些东西都普普通通，看似随处可见，实则难以寻觅。德波说，在今天，实际上“越简单的东西看起来与社会批评的关系越密切”。^[5]

在1989年的《颂词》(*Panégyrique*)这部言简意赅的自传,同时也是冷静客观的纯文学(*belles-lettres*)杰作中,德波措辞谨慎、文风优美,常常表示自谦。他在书中透露了“我喜欢的东西”。^[6]他无疑喜欢许多书和许多作家,也读了很多:斯坦恩(Sterne)、克劳塞维茨、李白、但丁、雷斯红衣主教(Cardinal de Retz)、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ám)、马基雅维利、克拉凡(Cravan)、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修昔底德、孙子、马克思、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维庸、托克维尔(Tocqueville)、葛拉西安(Gracián)、奥威尔(Orwell)、德昆西(De Quincey)、布雷南(Brenan)、马克·奥尔兰(Mac Orlan)、圣西门、斯威夫特、博罗(Borrow)、曼里克(Manrique)、黑格尔、费尔巴哈、卢卡奇等。他还告诉我们他对“真正的西班牙”、对意大利、对那个不复存在的昔日巴黎的热爱;他也爱过不少女人,尤其是爱丽丝;他爱着惨遭杀害的朋友热拉尔·勒博维西(Gérard Lebovici)。不过他对酒的热爱可能超过了上述一切:“我读书很多,但我喝得更多。我比大多数写作的人写得少,但是我比大多数喝酒的人喝得多。”^[7]

成熟的德波越来越像是难逃厄运的领事杰弗瑞·费尔明(Geoffrey Fermin)——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的小说《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 1947)中的反英雄。德波年轻时对这部小说大为赞赏。^[8]他也同样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蛰伏着,不过是在奥弗涅的火山下。和领事一样,他也热爱酒精带来的庄严可怖的平静。领事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空瓶子更可怕了,除非是一个空杯子!”^[9]“除非你喝得和我一样多,要不你怎样才能理解一个来自塔拉斯科的、在早上7点钟玩多米诺骨牌的老妇人的美貌?”^[10]“若非拜酒精所赐,我本来是没什么病

的，”德波写道，“从失眠到头晕，还有痛风……某些清晨令人振奋，却十分难熬。”^[11]德波始终认为，生命本身使人沉醉，它仿佛一条壮阔而富饶的河流，他愿倾其激情耗尽它。

在《颂词》中，德波也充满深情地写到了寄居于尚博的日子。他并未忘却那几季的“魅力与和谐”，那是一种“蔚为壮观的孤立”、一次“愉快而难忘的隐居”。

我在那儿过了几个冬天。雪数日不断，积雪被风吹成一堆一堆的……尽管有墙阻隔，雪还是在院子里堆积起来。木头在壁炉里燃烧。房子好像正朝向银河。夜里，近处的星星时而明亮地闪耀，时而因雾气飘过而黯淡下来——我们的交谈和我们的欢庆、我们的相聚和我们持久的激情也都如此。这是暴风雨集结之地。起初，风滑过草地留下短短痕迹，或者连串的闪光在地平线上突然出现，都在昭示着暴风雨已无声地接近；接着，惊雷和闪电爆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四面八方都遭到轰炸，好像身处被包围的森林。有一次夜里，我在外面目睹了闪电袭击我附近：你甚至不能看清它袭击的是哪里；所有景物在惊人的一瞬间都被照得同样明亮。除了洛特雷阿蒙在他称作《诗》（*Poésies*）的纲领性阐释中所使用的散文，似乎没有什么艺术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能够如此光辉灿烂、无法抗拒。^[12]

德波是一位可预言狂风暴雨的先知。他的生活本就屡经风雨，在其想象中可能更是如此。《颂词》这样开篇：“我一生中看到的只有混乱时刻、社会的极度分裂和巨大破坏，我曾投身于这些动乱。”他生活在“一个许多事物都以飞来横祸般的惊人速度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参考坐标和衡量标准都与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一起突然被扫荡一空”。难怪他会说：